

年老巨獸的輓歌

——致長沙灣工廠大廈

鄒文律

城市文學

42

空置的工廠大廈仍舊空置
黃昏照出大廈頹長的影子
在暗影敞開的寧靜裡我看見
明渠兩旁垂老而沉默的巨獸們
跪坐的四肢因為長期摺疊而折斷
匍匐的地方長出鐵絲慢慢纏成圍網
人們繫上布帶，來過，又走了
從不同角度拍攝巨獸的遺照
準備在葬禮上擺放
而三年的等待，太漫長了
白花都萎謝成灰塵，隨著送行的人彌散
餘下我在烏鴉的叫聲中昏昏欲睡

當黑色的羽毛落在缺乏澆灌而枝葉泛黃的洋紫荊
被敲碎的葉片濺向巨獸，揚起成風
掃過水泥地裂隙叢生的野草，攀越巨獸的脊樑
穿過僅餘名字的廠房，穿過蜂巢狀的壁洞
穿過遺下來的破爛原子粒收音機
彈撥揚聲器塵封的音圈
聲音已經失真，抗議的橫幅除下多時
政府封條覆蓋牆上零星標語
字跡在交替的日光和雨露滲染下
混和油漬與鏽蝕凝結成巨獸身上的痂
伴隨山寨廠時代結束而逐漸褪去
枯槁的骨架撐入我淺睡的夢

盛夏的陽光把過去漂白至難以辨認
我閉上眼睛把雙手放在耳背傾聽
手推車輪軸轉動的聲音滾向走廊盡處
焊槍吐出黯藍色火焰拼激咬合的嘶鳴
車床以強韌柔韌的呼吸應和
機械協奏的樂曲並不和諧，幾近嘈雜
卻是整個校服年代讓人不能忘懷的背景音樂
綠色的龐大身影築成放學歸途的地標
見證我和初戀情人共有的約誓
雨天走進巨獸體內
虔誠地挖開稀薄的泥土，埋下一枚蘋果芯

行刑前夕我再次聽見焊槍的尖叫
揉著惺忪的睡眠，目送巨獸被棕紅色鋼鐵支架網
縛
覆上綠色尼龍網編成的喪服
我知道，巨獸曾經毫不留情地吞噬田野和林蔭
如今成為挖土機和破石機的飼料
另一頭巨獸倒下，成了高爾夫球練習場
人造草坪布滿白色鳥蛋
四面高聳的圍網升起框住天空
等待孵出金色羽毛的鳥

可惜我始終不懂得鳥的語言
長大後仍然執拗地篤信種子會在體內長成果樹
繞著籬笆而行，搜索樹影投落的痕跡或蘋果花的
殘香
圍網上的布帶即使寫滿詩句，仍然是布帶
城市的步伐依舊年輕，而我已老去
默默為忌日或生日點燃一首歌



【鄭愁予（中）在新詩座談會上發言】（本刊攝）

評審的話

葉輝：這首詩寫長沙灣的怪獸，長沙灣是香港的一個工業區。它在我童年的時代是一片農田，後來變成了工業區，現在，工業區也老去了，需把工業大廈夷平，建成房子給人住。這首詩寫這三種變化，寫出了歷史的長度。但是，詩的厚度不夠，作者畢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這首詩的框架不錯，可是，詩中的感情貫穿得比較浮泛。

鄭愁予：詩中有很多意象，而且作者能夠控制這些意象，不讓它們偏離主題。

得獎感言

從家裡到地鐵站的路上定必經過長沙灣工廠大廈。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相信它會永遠存留，見證長沙灣的變遷。當它已經空置多年，仍然沒有被清拆的時候，我更堅信它會是最可靠的見證者。直到去年年底，工廠大廈的外牆圍起了清拆的鐵架，我終於意識到沒有什麼人或事物能成為時間永恆的證人。本雅明說，「任何為人所知即將消逝的事物都會顯影」，於是我用我的詩，讓它在文學的國度裡永遠留下一封告別的書函。

能夠獲得我喜歡的評判們欣賞，實在非常高興。感謝評判們欣賞這首詩。感謝我在詩路上的啟蒙老師樊善標教授，感謝子謙為這首詩提出的寶貴意見。